

百里不贩粗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各项物资都极度紧缺。为保证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得上粮食,我国实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政策,各省市以自产为主。粮油米面、鸡蛋、肉、蔬菜等食品都按人口数量定量供应,并凭票、凭证购买,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。

由于交通不便、各地产量有限,当时有一种说法是“百里不贩粗”。所谓的“粗”就是相对细粮而言的副食、蔬菜等。在中国北方,一到冬天,菜品基本上就只剩下白菜了。

哪怕像上海这样的江南重镇,副食品供应也不足。上海社科院出版的《上海蔬菜商业志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:1960年,上海市蔬菜供应十分紧张,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二两蔬菜。当年冬天,我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“东风”号第一次启航从天津、青岛等地抢运了几千吨大白菜,紧急供应上海菜场,以解全市老百姓没有菜吃的燃眉之急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上海中心菜场稳定在150个左右,供应网点有500余个。为有利于副食品市场供应,调节淡旺季,70年代起,市区公司已开始为菜场筹建小冷库,配备机动货运车。在蔬菜零售供应上,日均供应在2300至2500吨,保持人均每天0.4公斤的吃菜水平,但淡旺季矛盾仍旧突出。加之品种单调,质量下降,经营继续亏损,1970年和1972年最高达700万至800万元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鲜鱼多是“四大家鱼”(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鳙鱼),而鲇、鳊、鲈、鳊等高档淡水鱼根本进不了寻常百姓家,更别说全靠捕捞的海鱼了。那时的国内鱼类养殖业,面临着种苗不足、饲料欠缺和病害流行三大难题。

改革开放前夕,老百姓的菜篮子依旧是个问题。根据上海一位家庭主妇的回忆,1978年过年,菜市场的鱼很有限,“黄鱼、鲳鱼卖光了就只有带鱼了,等到带鱼也卖光了,就只能买到橡皮鱼了。”那时候主妇们提个菜篮子,凌晨3点就在瑟瑟寒风中出门了。来到菜场,门口早就已经有人等候,队伍中,除了篮子,甚至还有凳子、砖头,都贴着纸,或者有人在一旁看护。5点钟菜场开市,大家蜂拥而上,由

从定量供应到网购生鲜——“菜篮子”里看民生(上)

◆ 金姬

作为美食大国,中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,看看他家的餐桌就知道了。而家庭主妇能够买到什么新鲜食材,决定了这家人的幸福指数。曾几何时,中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买菜用的菜篮子,而这个寻常小物件与浩大的“工程”于1988年结合在一起,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政绩——“菜篮子工程”。

一日三餐从国家定量供应到吃饱肚子,再到在家门口就能吃遍全国、全世界的新鲜蔬菜瓜果,这是中国供给和流通格局的变迁,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众消费升级的最直观缩影。

于供应紧张,就得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。买到鱼的时候,天刚蒙蒙亮。

虽然我国鱼类生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,但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快马加鞭,成为世界上渔业第一大国和鱼类养殖生产第一大国。不仅四大家鱼等传统的鱼类产量大大提高,还带动了许多淡水鱼类新品种的养殖。就连石斑鱼等海水鱼也可以人工养殖,成为百姓餐桌上常见的菜肴。

“菜篮子工程”30年

上海话很有意思,不管规模大小都叫“小菜场”,不管青菜萝卜还是鸡鸭鱼肉,放进菜



1983年,邓小平在上海的菜场视察



专用运输车

篮子就都成了“小菜”。

国家领导人也从菜篮子里看民生。1983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,向市领导提出要看小菜场,看居民买菜,要找一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的菜场。上海市委选中了胶州路的农贸市场,该市场成立于1979年10月15日,在当时是上海比较早建成的一个市场,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三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的结果。当小平同志在2月21日清晨视察胶州路农贸市场时,他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摊主生意怎么样、一天赚多少钱,还关心了菜价和老百姓的吃菜情况。

民以食为天,“小菜”背后,连着政府的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

20.崇工委整编部队,二中队回乡抗日

9月1日,中共党员刘俊奉命来崇明后,陈国权按照党的指示,成立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组,组长陈国权,组员茅理、刘俊。工作组为建立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作准备。

崇明县在1934年前有中共县委组织,但在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破坏。瞿继入党后,由于王进没有受命建立党组织,沈鼎法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,所以崇明县党组织仍然是空白。9月16日,韩念龙在中共江苏省委刘峰陪同下来到崇明。韩念龙,原名蔡仁元,又名蔡廉,时29岁,贵州省仁怀县人,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陈国权遵照省委指示,正式成立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,简称崇工委。崇工委书记陈国权,负责党组织建设和民众抗日救亡;委员茅理,民众自卫队总指挥,负责统战;委员韩念龙,任民众自卫队政训主任。在茅理的要求下,上级又陆续派来王继奋、王珍、黄群华、李伟炯、周复等一批共产党员。崇工委成了崇明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。

9月22日,崇明县民众自卫队进行整编。部队实行三三制和中队政治指导员(对外称文化教员)制。即崇明县民众自卫队下设2个大队,每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,每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,每个分队二十至三十人。第一大队大队长施鼎新,副大队长金有祥;第一中队即金有祥中队,姚春英任中队长,陈志华任指导员;第二中队即蒋队,张效鸾任中队长,龚乐天任指导员;第三中队即宋子贤独立五中队,宋子贤任中队长,舒相任指导员。第二大队大队长沈鼎立,副大队长黄松年(未到任);第一中队由沈鼎立中队和黄乾亨队合并,沈阶平任中队长,指导员刘俊;第二中队由瞿续直属黄凤鸣中队一部、黄中洲中队一部合并,陆叔岩任中队长,指导员龚元;第三中队即原二区队,陈琨任中队长,指导员张平。总队部成立直属警卫班,班长龚淡。整编后,民众自卫队建制完整,兵额满员,各中队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共地下党员任职,部队战斗力提升。一区二区

为第一大队防区,三区四区为第二大队防区。从此,崇明抗日武装进入了全盛时期。

9月25日,蒋克定奉命来到崇明。蒋克定,时22岁,上海人,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延安抗大毕业,曾任晋西北115师一支队政治部干事。原本按计划,蒋克定要到金有祥中队担任副中队长,但总队部权衡局势后,决定把他留在总队部,以直属警卫班的10余个战士和11条旧枪为班底,筹建总队部直属特务中队。蒋克定服从组织决定。

总队部警卫班逐渐扩员,但枪械弹药实在太少,在龚淡的建议下,警卫班夜袭堡镇大汉奸倪耀全的伪自卫团营地,成功缴获轻机枪1挺,步枪20余支。此战既解决了警卫班的武器装备,又严厉打击了汉奸武装。

崇总整编后,一大队二中队下设3个分队。第一分队队长沈家骥,第二分队队长沈斌成,第三分队队长顾文池,翁一平任政治指导员。全中队120余人,武器装备较好,配9挺机枪,子弹人均100发,已经具备回四区抗日的战斗实力。施鼎新分析认为,要想回到四区抗日,就必须排除杂色武装孙信民部队的干扰,决定采取打服和逼服相结合的策略。

11月底,一大队二中队与孙信民部队在汲浜镇东部正面打了一仗,把孙信民部队逼退到陈家镇溪家港河东,并缴获机枪1挺。12月上旬,施鼎新、张效鸾获得情报后,在堡镇抓获四区伪自治分会会长张念依,对他进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,逼他出面劝说孙信民一致抗日。总的来说,张念依为日军、国民党、杂牌军、土匪、游击队等多方办事,是“逢场作戏”处处都“吃得开”的“四开”人物。在张念依的斡旋和蒋队实力压迫下,孙信民与施鼎新达成“互不侵犯”协议。12月20日,施鼎新、张效鸾率一大队二中队(原蒋队)回到四区。

蒋队从1938年5月离开家园借驻三区姚家天主堂,到1939年12月回到四区,其间长达20个月,多亏三区金有祥和民众倾力相助。为了回归家园抗日,蒋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既与陈家镇据点的日伪军战斗,又与各路匪军战斗,两次拦截张念依,先后牺牲10余名官兵,终于实现了蒋煊洲生前的愿望,再次与亲人团聚,打击盘踞家门口的敌人。

30.岩柴细说别情,山谷枪声惊心

岩柴终于与叶妙见面了,在叶妙的哭诉中,他才知道是解放军救了叶妙。他很后悔不该听那个屈司令的指使进来打探解放军的动向,不该见面就开枪,但他不敢说出实情,只是叹着气说:“唉,唉,我不该去永恩部落呀!”

叶妙了解岩柴,见他神色慌乱,就知道还有事没说,就问:“你去永恩干了什么事?是不是去找岩翁头人和那个屈司令了?”

岩柴偷偷望了丁勇班长一眼,连忙否认。叶妙诚恳地说:“岩柴,我们可是心连心地真心相好啊!为了在一起,几乎把命都丢掉了;如今好不容易又在一起了,你做哪样事,是对是错,都不应该瞒着我呀!”

娜红也说:“岩柴,你哪个都可以哄瞒,可是瞒不得三娘呀!”

岩柴听得满脸是泪,不敢再瞒叶妙,只能把他逃出来后,怎么在大树林里被永恩部落的人抓走,要砍他的头,是那个屈司令用一支好枪换了他,又派他来打探消息……都说了出来。娜红把这些事都听得很清楚,也很吃惊,忙过去找丁勇,把听见的都告诉了他。

丁勇才明白,岩柴为什么持有那样好的步枪,而且一遇见他们就凶狠地开枪射击。他想了想,走到岩柴和叶妙那里,询问岩柴在屈洪斋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?他尽量把话语说得婉转,以免这个岩柴恐惧、紧张。

岩柴把在永恩部落与屈洪斋他们相处的事情又说了一遍。丁勇没有责备岩柴,还一再同情地表示:“你吃了那样多苦,还差一点送了命。你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们不会怪你。”叶妙、娜红都很感动,岩柴也没有那样害怕了,就说得更详细;问他什么,都逐一回答。

听完岩柴的叙述,丁勇深感形势紧张,屈洪斋那伙匪徒既然已经知道只有金参谋等三人在蛮丙部落,肯定会以帮助永恩部落报仇的名义,煽动岩翁头人与他们一起攻击蛮丙部落,趁机占领边境要地。有永恩部落的人参与,事情就变得很麻烦;自己只是个班长,无力处理这敌我矛盾和民族问题纠结在一起的复杂事件。如今最要紧的是赶紧去蛮丙部落,与金参谋会合,协助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
“菜篮子”大工程。

1988年,为了解决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,农业部开始实施“菜篮子工程”,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、蛋、奶、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繁育、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,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。

“菜篮子工程”立竿见影,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仿佛不经意间,老百姓的餐桌上发生着变化:广大北方居民冬日餐桌上当家的“萝卜、白菜、土豆”这“三件宝”成了渐行渐远的历史,农贸市场映入眼帘的是“鸡鸭鱼虾猪牛羊”应有尽有和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色彩缤纷的新鲜蔬菜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“菜篮子工程”重点解决了市场供应短缺问题,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。除奶类和水果外,其余“菜篮子”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均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。1997年底,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到约4000家,全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核心,连接生产基地和零售市场的稳定的“菜篮子”市场体系。

1992年之后,随着家乐福等国际超市进入中国,生鲜也进入大卖场时代,到现在为止,大卖场的生鲜依然占据很大一部分市场。大卖场的到来,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菜场,很多水果摊开始从零售贸易转变为供货给大卖场的形式。

上海也是从1988年起推行“菜篮子工程”的,而且是市长负责制,用“钉钉子”精神,终结了蔬菜供应短缺、品种单调的历史。而且,上海的“菜篮子工程”解决了“产—供—销”全产业链的系统问题,从根本上扭转了农副产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。

以上海的小菜场为例,到了1990年,通过新建、改建和划细划小,上海全市有独立核算菜场224个,其中国营菜场15个,供应网点共511个。有67个菜场进行改造,陕北、八仙桥等37个菜场已成为商场化、商品包装化、设备现代化、计量电子化、经营“大副食”(增加经营糖酒南北货罐头等)和全日制供应的新颖副食品商场。有的还在场内开辟“自选商场”小区;有30个马路菜场或进入室内、或改造成商亭式菜场。菜场各类设施进一步配套,商品供应丰富。

他对叶妙、娜红说:“我们得赶快去蛮丙部落把这些情况报告给金参谋。”娜红也很想尽快见到金文才和小康,忙点头:“是啰!是啰!”叶妙却为岩柴担心,“他能回蛮丙去?”娜红也说:“窝朗牛会砍了他的头。”

丁勇心想,这确实是个问题。但又担心如果把岩柴放掉,他会不会犯糊涂再跑回永恩部落,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那边。而且他还想把岩柴带到金参谋面前,详细叙说屈洪斋匪徒的情况。就说:“不怕,我们会保护他。金参谋能把你救下来,我们有这样多人,还保护不了他?”

娜红并不了解金文才为了救叶妙所经历的复杂过程,单纯的她只是崇敬地认为,这些解放军太有本事,再难的事都能办好。她连连点头说:“是这样!是这样!解放军阿哥有‘集中炸’。”说得战士们都笑了。丁勇说:“我们的手榴弹可不能炸你们窝朗牛。有问题只能解释、劝说。”

娜红没有再吭声,心里却在想,窝朗牛从前赶走那样多从外面来的汉人、傣族人,还有英国人,这次不敢赶走金参谋他们,还不是因为他们有“集中炸”?

丁勇班长又对叶妙说:“你就放心好了,我们会像保护你一样保护岩柴;再说,你们好不容易见面了,也不能再分手吧?我想,金参谋会好好安置他的。”说得叶妙感激地点头。

心乱如麻的岩柴已经没了主意,他只是想,再不能与叶妙分离了,死也要死在一起,也就表示愿意一起回蛮丙去。

他们收拾了一下东西,吃了点干粮,就往蛮丙方向走。丁勇班长还是把这9个人排成作战队形,前边3个人作为尖兵,前出百余米,边走边注视两边山林动静;他带着5个战士走在中间,全都子弹上膛,保持临战状态。

娜红则跟随着走在第5个战士后边。她太喜欢解放军了。虽然丁勇他们一路上警惕观察周围,不和她说话,她也愿意紧紧跟着。

这一行人才走出不远,突然听见右边的山谷里传来密集的枪声。丁勇班长在其中听到了熟悉的冲锋枪连射声。他想到金参谋等人带着这种枪,而傣族人是没有这种枪的。他立即下令:“快!向前面山谷跑步前进!”

窝朗牛

彭荆风

